野談 九

青邱野談卷之九

試神術士寧聽夫人

士寧李之菡生而穎悟天文地理及醫藥卜筮術數之學無不通曉未來之事預先知之世皆稱以為神人而足繫一圓瓢杖下又繫一圓瓢行于海水之上如踏平地無處不往如瀟湘洞庭之勝皆目見而來周行四海以為海有五色分四方中央而隨其方位而同色云家極貧寠朝夕無以供而不以介于心一日坐於内廳夫人曰人皆稱君子之神異之術云見今之粮將絶火矣何不試神術而救此急也公笑曰

大人之言既如此吾當少試之矣命婢子持一鍮器
而諭之曰汝持此器往京營橋前有則一老嫗以百
金願買矣汝可賣來婢子承命而往則果有老嫗之願買者如所
指教仍捧價而來又命曰汝持此而往西門外市上則有篛笠人
以匙箸將欲急賣矣汝以此錢買來婢子又往則果符其言
持匙箸來納即銀匙箸也又命曰汝持此而往鐵營前下隸方失
其銀箸而來求同色者矣示此則可以捧十五兩錢而無慮矣汝
可賣來婢子又往見則又符其言捧十五兩而來更以一兩錢給婢而
言曰買器之老嫗初失食器而欲代之矣今為得其所失之器
而欲還退汝可還退而來婢子又往見果然矣仍還退其器

而來以其錢與器傳于夫人使作朝夕之費夫人更請加
數則笑曰如斯足矣不必添加其神異之事類多如此

惑妖妓冊室遂知印

鄭判書始民之為箕伯也其侄注書尚愚在冊室嬖妓閔
愛而沉惑循吏使不離側外城時有李座首者累萬金能
富也封錢一千兩而言若使閔愛一與我接言則當給此
錢云云人有傳之者閔愛欲其錢而無計出外一日自外
相約於李某而對注書進賜暗暗垂涕則注書怪而問之
對曰小人早失生母就養於外祖母矣今日其亡日也而
外家無人奉祀勢將闕祭故是以悲之注書聞其言而憐

之自營庫備給祭需而使之出去行祀心稍疑之密送近
侍之知印使之探之則祭是虛言而方與李某行樂矣入
以所見白之注書勃然大怒急起向宣化堂叩門時夜已
半使道驚覺而問之曰注書乎何為不寐而來也對曰閔
慶欺我以有祭而出去方與外城李座首某行樂寧有如
許劫急之事乎願大人急撥羅卒男女並捉入嚴治之使
道責曰此是胡大事而半夜三更如是作怪速為還去安
寢可也注書憤恚曰大人若不聽小子之言則有死而已
使道咄嗟曰下去矣仍呼侍者招入〻番捕校而分付曰
汝率入番羅卒盡數出去還圍閔慶郞而其男女一[illegible]律

來捕校承命而出以卒圍其家而校立其門前使之開門則時徹而李某在房而戰慄閔慶曰少勿驚惕收拾衣冠自後抱妾之腰云而以裳蓋頭仍以覆李哥之身有若避雨者趍出而應於門內曰不知何許人而夜來叩門校曰不須問誰某速〻開門閔慶曰開門何為仍開門而潛使李哥隱身於門扇之後校卒輩不顧而直入房內乘此時李乃出門而使避于其前家三和妓娘伊之家矣校卒遍搜于房內外無人閔慶問曰何為而來校卒答曰使道分付汝與外城李某同寢使吾輩一索縛來云故耳李哥何在閔慶曰此處之無人君輩所目見也李非蠅蚊之微物

豈可隱置乎曲〻捜見可也校乃遍索而不得矣不得已還告此由而置之矣其夜閔愛與李哥行樂於娘伊之家而翌日作書告訣曰小人侍進賜別無得罪而半夜動軍捜驗家內小人逆家乎何為而欲籍沒也小人雖不得被上德於進賜何忍被隣里之嗤笑乎從今以後無更對之顏面矣願進賜更勿念如妾醜行之類更擇絶代人中潔行者薦枕焉妾亦人也何可於外祖母忌日而行淫乎云矣注書怒而數日絶之終不能忘情以書招之則辭不入如是者又數三月矣注書終不能忘情一日之內往復至於五六次而終不肯仍問曰是誰之言也若指示其人則

當入去矣注書不得已而以知印為對則答曰此知印秉進賜之不在常執妾手故妾果批其頰矣以此嫌故至有此誣告此知印若逐出而治罪則當入去云注書不得已分付首吏使之嚴治而除案黜之閔愛始入来矣其後李座首以為吾初以千金許汝矣汝之奇謀令人可服使我得免伊時之辱者尤可奇矣加以五百金以此錢買城内大屋而居住云矣

矜朴童靈城主婚

朴文秀以繡衣轉行他邑日晩不得食頗有饑色仍向一人之家則只有一童子而年近十五六矣向前乞一飯罷

則對曰吾則偏親侍下而家計貧窮絕火已數日無飯與
客文秀因憊少坐童子屢瞻見屋漏之紙幷微有慘然之
色而鮮幷入內數間斗屋戶外即其內堂也在外聞之則
童子呼母曰外有過客失時請飯人飢豈可不顧耶粮米
絕乏無以供飯以此炊飯可矣其母曰如此而汝親之忌
事將闕之乎童子曰情理雖切迫而目見人饑何可不救
乎其母受而炊之文秀既聞其言心甚惻然童子出來文
秀問其由則荅曰客子既聞知不得欺矣吾之親忌不遠
無以過祀故適有一升米作紙幷懸之雖闕食而不喫矣
今客子飢餓而家無供飯之資不得已以此炊飯矣不幸

為客子所聞知不勝慙愧〻〻方與酬酌之際有一奴子來言曰朴都令斯速出來其童子哀乞曰今日則吾不得去矣文秀聞其姓則乃是同宗也又問彼來者為誰曰此邑座首之奴也吾之年已長聞座首有女故通婚則座首以為見辱云而每送奴子捉我而去捽曳侮辱無所不至今又推捉矣文秀乃對其奴而言曰吾乃此童之叔也吾可以代往飯後仍隨奴而往則座首者高坐而使之捉入云文秀即上廳坐而言曰吾侄之班閥猶勝君而特以家貧之故通婚於君矣君如無意則置之可也何每〻捉來示辱乎君以邑中首鄉有權力而然耶座首大怒捉入

其奴而叱之曰吾使汝抵來朴童矣汝何為抵此往家而
來使汝上典見辱乎汝罪當笞文秀自袖中露示馬牌曰
汝焉敢若是座首一見而面如土色降于階下俯伏曰死
罪〻〻文秀乃曰汝可結婚乎對曰焉敢不婚又曰吾見曆
三明即吉日伊日吾當與新郎偕來矣汝可備婚具以待座
首曰敬諾文秀仍出門直入邑内出道謂其本官曰吾有族
侄在於某洞與此邑首鄉過婚而期在某日伊時外具及
宴需自官備給為好本官曰此是好事何不優助謹當如
命文又請儐邑守令當日文秀乃請新郎於自家下處具
冠服而文秀備威儀隨後座首之家雲幕連天盃盤狼藉

座上御史主壁諸守令皆列坐座首之家一層生光輝矣行禮後新郎出來御史命拿入座首々々叩頭曰小人依分付行婚禮矣御史曰汝田與畓幾何曰幾石數矣曰分半給壻乎曰焉敢不然奴婢牛馬幾何器皿什物亦幾何荅曰幾口幾疋幾件幾箇矣曰分半給女壻乎荅曰焉敢不然御史命書文記而證人首書御史朴文秀次書本官某々邑倅某列書而踏馬牌仍以轉向他處云

擇孫壻申摩善相

申判書銋號寒竹堂有知人之鑑喪獨子有遺腹女年及笄矣其孀婦每請于其舅曰此女之郎材尊舅必親自相

之而擇之申公曰汝求何許郎材對曰壽至八十位至大官家富多男子之人則幸矣公笑曰世豈有如此兼備之人乎若副汝願猝難得矣伊後出門而歸則安問郎材之可合者每每如是矣一日申公乘軒而過壯洞群兒嬉戲叢中有一兒年可十餘歲而蓬頭突鬢騎竹而左右跳踉公停軺熟視則衣不掩身而河目海口骨格異凡仍命一隸使之拾來則掉頭不肯公使諸隸扶持以來其兒號哭曰何許官員空然捉我我有何罪而如是耶諸隸擁至軺前公問曰汝之門閥何如人也對曰門閥知之何為吾是兩班也公又問汝年幾何而汝家何在汝姓云何對曰欲

捧卮軍丁乎何為而問姓名年歲居住也吾姓俞氏也吾
年十三也吾家在越洞矣何為問之速放我云公放送而
尋其家則不蔽風雨之斗屋也只有寡居之母夫人公招
婢子傳喝曰我是黃洞居中某也吾有一介孫女方求婚
矣今日定婚於宅都令而去云云而仍飭下隸歸家慎勿
言仍適他暮歸則孀婦又問郎材公笑曰汝求何許郎材
其孀婦對如初公又笑曰今日得之矣孀婦欣然而問誰
家之子家在何處公曰不女知其家矣後當知之仍不言
矣及到迎綵之時始乃言之自內急送解事一老婢往見
其家計之貧富郎材之妍醜其婢子回告曰家是數間草

屋不蔽而風雨竄下生苔蟲上有蛛絲而郎材則月大如
筐髮亂如蓬無一可取無一可見吾小姐入門之後則杵
曰汝當親執矣以吾小姐如花如玉生長綺紈之弱質何
可送于如此之處乎孀婦聞此言膽落魂飛而即受綵之
日也事到無奈何之境仍歛泣而治迎郎之具矣翌日新
郎入來行禮孀婦審視果如婢言而即一可憎之郎也心
焉如碎而無奈何矣過三日後送郎矣夕時新郎又來申
公問汝何為更來也新郎曰歸家則夕飯無期且有循歸
人馬故還來矣公笑而留之自此每每留在而連日內寢
新婦以弱質之女子見惱於丈夫幾至生病之境矣公憂

之諭曰汝何為違日內寢也今月可出外與吾同寢可也新郎曰敬受教矣及夜公就寢而新郎寢具鋪之於前矣作合眼則俞即以手搥公之胷公驚曰此何為也新郎對曰小壻畏不安其寢昏夢之中每有此等事矣公曰後勿如是對曰諾未幾又以足擲之公又驚覺而責之必須又以手足或打或擲公不堪其苦乃曰汝可入而宿吾則不可與同寢矣新郎仍捲其寢具荷而入內則時其家族盧婦女之未者適留宿於新房中夜三更驚起而避新郎高聲而言曰諸婦女皆急避而獨留俞書房定可也云云如是之故妻家上下皆厭苦之中公按海藩也內行將寧去而

使命郎陪来孀婦請曰命郎不可率去姑留之使吾女贅
時休息可也公不許而率去矣及墨進上時公呼命郎而
問曰汝欲墨乎對曰好矣公指而言曰任自擇去命郎躬
自擇之大抵墨百同別置該監裨將前奏曰若如此則進
上恐有闕封之慮矣公曰使之急急更進命郎還至書室
并分給下隸無一餘者去命郎即命相國拓基也享年八
十而偕老位至領相子有四人家又富果符申公之言其
後命公為海伯率女婿洪南原益三而去矣又藩墨進上
時呼洪郎而使之任自擇去則洪郎擇其大折二同中折
三同小折五同而別置公曰何不加擇之洪郎曰凡物皆

有限小壻若盡斅擇之則進上何以爲之洛下知舊何以問之乎小壻則十同優可用矣公睨視而笑曰賢莫賢矣可作蔭官之材云矣果如其言

進米付柳璿聽街言

柳璿者　肅廟朝名醫也尤精於痘疫方人家小兒之救活者甚多有一中村家甚富饒而世寡居只有遺腹子一人年纔十六七歲而未經疫者也其母買舍於柳醫之門前托兒於柳醫饌品之新出酒肴之豐潔逐日饋之如是者數年朝夕不怠柳亦憐其心而感其意率置其兒而訓之矣一日其兒患痘而初出之日已是不治之症也柳醫

矢于心曰吾若不得救出此兒不敢復以醫術自處矣藥
爟五六箇羅于前分温凉熱冷補瀉之劑而別煎之隨症
之變而用矣一日似夢非夢間一人來呼柳醫之名曰汝
何為而汝救此兒之病也柳曰此兒處情景可矜汝救活
矣其人曰汝汝欲活乎吾則汝殺之矣柳醫曰汝何為而
汝欲殺之其人曰此是與我有宿怨故也汝不汝用藥云
云柳醫曰技窮則未知其如何而吾技不窮矣汝雖欲殺
之吾則汝欲活之其人曰汝第觀之其人有惡氣而出門
柳醫連用藥餌艱辛至二十日其人又來而問曰從今以
後汝其可活此兒乎汝第觀之仍出門而去矣少焉門外

喧擾內局吏隸及政院下人喘息而來言 上候以症症不平斯速入侍連忙催促疾馳而去入闕之後仍更不得出來矣斅曰聞其児仍不救云矣 肅廟症候極重柳醫欲用梢尾膏以此稟于 明聖大妃殿大妃大驚曰如此峻劑何可進御乎此則大不可矣柳醫時伏于簾外 大妃在簾內下教汝欲用此藥耶柳醫曰不可不用 大妃殿頻足曰汝有兩頭乎柳醫俯伏而奏曰小臣之頭雖可斷此藥進御後可以責效矣 大妃終不許進柳醫乃袖其器而入診脈自進之食頃之後諸症差勝而 聖候平復雖賴天地神明之佑而柳醫之術亦可謂神矣其後以

此勞除豊德府使赴任矣一日 爾廟進御軟泥湯而仍成関格以撥馬召柳醫入診柳醫同夜上來到新門〻姑未開自門内告于兵曹使之稟而開門往來之際稍遲延柳醫見城底一草堂燈火熒然乃暫憩于其家矣一老嫗聞于房内之女兒曰俄者米泔水置之何處恐滴於太泥上矣柳醫怪而問之則對曰米泔水滴於太泥則即時消融故也而已門鑰出來城門開矣柳乃赴 闕而問症候則以軟泥而滯也即使内局入米泔水一器微温而進御矣滯氣乃降事亦異矣

度大厄朴曄授神方

朴曄之按關西有親知宰相送其子而托之曰此兒姑未冠而使卜者推數則今年有大厄若置之將軍之側則無事云故茲送之乞賜留置俾得度厄曄許使留之一日此兒晝寢曄使之攪睡而言曰今夜汝有大厄汝若依吾言則可免矣不然則不可免矣其兒曰敢不如命曄曰弟姑俟之日暮黃昏後曄出自家所騎之騾備鞍而使其兒騎之而戒之曰汝騎此而任其所之此騾行幾里到一處當立汝姑下可鞍尋逕而行幾里必有一巨刹而年久廢寺也入其上房則有一大虎皮汝試可蒙其皮而卧有一老僧來索其皮矣切勿給若至見奪之境則以刀欲剮彼不

鼓奪如是相持至鷄鳴後則無事矣鷄鳴後許給其皮可
也汝能行此乎對曰謹授教矣仍騎驢而出門則其行如
飛兩耳但聞風聲不知向何處度山踰嶺至一山谷之口
而乃之仍下鞍帶微月之光尋草路而行〻幾里果有一
廢寺入其寺開上房之户則塵埃堆積房之下堗有大席
皮一張仍依其言藏皮而卧矣數食頃後忽有剥啄之聲
果一老僧狀貌兇獰者入門而言曰此兒來矣仍進前曰
此皮何為藏而卧乎速還我其兒不荅而卧自如矣其僧
欲奪之則擧刀作欲剮之狀其僧退坐如是五六次相持
之際遠村之鷄聲喔〻其僧微笑曰此是朴睦之所為亦

復奈何仍呼起其兒曰今則還皮於我固無妨可起坐其
兒既聞朴曄之言故仍給其皮而起坐其僧又曰汝可脫
上下衣給我切勿開戶而見之也其兒依其言解衣給之
其僧持其衣與皮出門外其兒從牕穴窺見則其僧擧皮
蒙之變為一大虎大聲咆哮仍向前啣衣幅幅裂之仍還
脫皮又為老僧入戶而開一與箱出僧之上下衣使服之
又出一周紙軸披而見之以朱筆點其兒之名字仍言曰
汝可出去諸朴曄云不可泄天機也汝從今以後雖入虎
群之中決無傷害之慮矣又給一片油紙曰持此以出如
有攔于路者出示此紙其兒依其言出門曲曲有虎而遮

路每々示此紙則低頭而去未及洞口又有一帥遮前故
出示此紙則不顧而將唾其兒曰汝若如此則與我偕至
寺中決訟于老僧之前可也帥乃點頭與之偕至寺中老
僧尚在道其狀僧叱曰汝何違令其帥曰非不知令而餓
已三日見肉而何可放送乎雖違令而此則不可放送矣
老僧曰然則給代可乎曰然則幸矣僧曰從東行半里許
則有一人着氊笠而來可作汝療飢之資也其帥從其言
出門數食頃後忽有砲聲之遠出僧笑曰厭漢死矣其兒
問其故僧曰渠是我之弟徒不從令故我使往東給砲手
矣蓋着氊笠云者即砲手故也其兒辭而出洞則天曉而

驟斃草矣仍騎而還見朴曄而言其狀曄憮然而治送其家其後此兒果大達云爾

樂溪村李亭逢鄉儒

壬戌李參判養永仍其子羲甲之居謫棄官而居卜于樂溪新舍以畊樹漁欖自娛九月之日秋滌新收穗禾登場政是楓菊佳節李台與六七冠童釣魚於前溪以篛笠携漁竿混於野老之班忽有一儒生荷青袱曳竹杖而來坐溪邊問曰君在何處答曰在於此藪内之村矣其人又曰觀君全圈無乃納粟同知乎曰然矣其人曰旣納粟則家必富名矣曰畧有富名矣顧問生員何處人氏而緣何過

此其人曰吾在湖中某地矣聞京都之繁華方欲一玩而
來矣過此時聞此藪內京中李參判令監遍異伯而來留
云然否曰然矣其人曰此令監以厚德君子今世福人有
名於京鄉欲一承顏而無其路矣君亦知此令監乎曰旣
居其籬下寧有不知之理耶其人曰若然則能使我通刺
而使得一拜乎答曰如我鄉居之人何敢薦人於宰相宅
乎此則無奈何矣其人又曰君有子幾人答曰有七八人
矣其人曰有福之人矣福乃與李參判相同矣仍請烟茶
以草盒置之前其人開盒而驚曰此三登草也何處得來
曰旣在李參判宅洞內之故得於其宅矣其人曰好矣如

此之草吾所初見者許如干乎李台笑而許之以其半給之其人稱謝曰田下當更訪於此處云而去座中人莫不絶倒曰此人有眼而無珠矣雖以儀表見之豈或彷彿於野老乎李台笑曰鄉曲年淺無知之輩無或怪矣吾因此而半日消遣矣大笑而罷

鏡浦湖巡相認仙緣

江陵有鏡浦臺臺在湖上湖即鏡湖也十里平湖流穩而不深自古以來曾無溺死之患一名稱以君子湖湖之外有海與天同大濤一沙堤而駭浪日打未嘗潰決各成一區亦一異事俗傳湖之基即古富人居而性吝積穀萬包

一粒不以與人一日門外有一老僧乞粮主人荅以為無僧正色曰既有前後積峙而以無為言何也主人怒曰胡僧焉敢乃啻仍以器盛人屎而給之僧乃開囊拜受而去未幾雷雨大作地忽瀦陷而為湖一門之人無一免者乞穀散而入水皆化為鯰名曰齋穀江之男女朝暮採拾以作歉歲救荒之資云湖之中有紅嬙巖紅嬙古之名妓也巡使某巡到時甚嬖之不能忘情每逢本倅娓娓言之本倅即其切友也欲誑之佯言月前已死云甫副巡使茫然盡傷其後巡到悵然如失忽忽不樂本倅以為今夜月色正好盍遊鏡湖乎湖是仙區每於風清月白之時往往有

笙簫鸞鶴之聲紅牆名娼也安知不爲仙而隨伴來遊乎
若爾則庶幾一遇巡使欣然泛々之泛舟湖月凝神瞻望于
時山如畫水天一色蒼葭白露烟消風清夜三鼓忽有玉
簫一聲自遠而來鳴々咽々若近若遠巡使相側耳而聽整
襟而問曰此何聲也本倅曰此必是海上仙女之遊也使
道安有仙緣而得聞此聲矣且尋聲則似向此船而來事
吾異矣巡使意欣然庶遇薆香而待良久一葉小船隨風
而過有一鶴髮叟星冠羽衣端坐船上前有青衣雙童橫
吹玉簫傍有一小娥翠袖紅裳捧盃而侍之飄々有凌雲
步虛之態巡使如癡如醉注目而視則船近處宛是紅牆

仍起身而趍上船頭稽首而拜曰下界俗骨不知眞仙之
降臨有失迎候顧眞仙赦罪老仙笑曰君是上界仙侶謫
降人間已久矣今夜之遇亦一段仙緣也仍笑指在傍之
佳人曰君知此娘乎此亦玉帝香案前侍兒謫降塵世矣
今則限滿而歸矣巡使擧目而視之則果是前日之紅嬙
而青山作顰秋波微動如怨如愁殆不能定情巡使乃執
手而泣曰汝何忍捨我而歸乎紅嬙亦掩淚而對曰塵緣
已盡亦已爲哉帝皇以相公戀妾之情誠格于天給妾一
宵之暇隨君而來以爲一會之期耳巡使對老仙曰旣承
玉帝之詔倘許紅嬙之暇否老仙笑而荅曰旣聞命矣姑

與之偕行老夫厭烟火之氣不得近城是須與紅墻同舟而歸仍戒紅娘曰此亦上界已定之緣須與此人偕入城中未明時出來則吾當艤船待矣紅墻歛袵而言曰謹奉教矣老仙起送巡使及紅墻于舡上一陣清風回檣而去巡使與紅墻同輿而來携入寢室其繾綣之情甚兩之夢無異常時睡到日出忽爾驚覺意謂紅墻已去矣擧眼視之紅墻宛在傍而理粧矣怪而問之則笑而不答俄而然本停入來笑而問曰陽台之夢洛浦之緣其樂何如下官不可無月姥之功矣巡使始知見欺相與大笑蓋本停已前期粧出老仙及仙童而欺之故也其所過宛然如火遊

之於春娘之事也其處有巖名以紅墻此事載於邑誌云

金醫視形投良劑

金應立者嶺右常賤也目不識丁而以神醫名于嶺外其術不診脈而不論症但觀形察色而知其病祟所命之藥不是恒用之藥料者李銘之爲金山倅其子婦自入門之初咳嗽苦劇李亦曉醫理雖試藥餌少無動靜至於委卧垂盡之境乃邀應立而問之對曰一瞻顔色而後可議藥此則不敢請之事李銘曰今至死境一見何傷使坐于廳招使見之應立入門而熟視曰此是至易之病腸胃有生物之滯而然也使買飴糖數盌化水鎔和而服之曰安吐

出云実服之未幾吐出一塊痰剖而視之則中有一小茄子一枚而小不傷敗聞于病人則以為十餘歳時摘食茄子一箇誤呑下毋是此物也云自其後病根遂差李銘之姪壻積年沉痼駄病而来又使應立診視則見而笑曰不毋服他藥今當秋節葉落無論某葉擇其不傷枯者數駄以大釜五六箇煎之次々煎至一椀後無時服可也如其言果得效又有一人病如角弓反張應立見而使作紙鉥刺鼻孔作嚏逆状如是終日而病愈其所命藥皆如是亦可異矣

禹兵使赴防得賢女

禹兵使夏亨平山人也家甚貧窮初登武科赴防于關西江邊之邑見一水汲婢之免役者貌頗免麤夏亨嬖之與之同處一日厥女謂夏亨曰先達既以我為妾將以何物為衣食之資乎對曰吾本家貧而況此千里客中手無所持乎吾既與汝同室則所望不過澣濯垢衣補綻弊襪而已其何物之波及於汝乎其女曰妾亦知之熟矣吾既許身而為妾則先達之衣資吾自當之須勿慮也夏亨曰此則非所望也厥女自其後勤於針線紡績衣服飲食未嘗闕焉及赴防限滿夏亨將還歸厥女問曰先達從此還歸之後其將留洛而求仕否夏亨曰吾以赤手之勢京中無

親知之友以何粮資留京乎此則無可望矣欲從此還鄉老死於先山之下爲計耳女曰吾見先達氣像非丿容儀。草〻之人也前程優可至閫帥男子旣有可爲之機何可坐於無財而埋沒於草野乎甚可歎惜吾有積年所聚銀貨可至六百兩以此贐之可備鞍馬及行資幸勿歸鄉直向洛下而求仕爲十年爲限則可以有爲矣吾賤人也爲先達何可守節當托身於某處聞先達作宰本道之報則即日當進謁以是爲期顧先達保重〻〻夏享意外得重財心竊感幸遂與其女灑淚作別而行其女送夏享之後轉托於邑底歸居之校廳其校見其人物之伶俐與之作配而

處竊頗不貪其女謂校曰前人用餘之財為幾許凡事不
可不明白為之穀數為幾許錢帛布木為幾許器皿雜物
為幾許皆列書名色及數爻而作長件記校曰夫婦之間
有則用之無則措備可也何嫌何疑而有此擧也女曰不
然甚請不已校乃依其言書而給之女受而藏之衣笥勤
於治產日漸富饒女謂其校曰吾粗解文字好看洛中之
朝報政事君盍為我每每借示於倚中乎校如其言借而
示之數年之間政事廳傳官禹夏享主簿禹夏享由經歷
而陞副正乃除関西腴邑矣其女自其後只見朝報其月
日某倅禹夏享辭朝矣女乃謂校曰吾之來此非久留計

矣從此可以永別矣其校愕然問其故女曰不安閑事之
本末吾自有去處君勿留戀乃出向日物種長件記以示
之曰吾於七年之間為人之妻理家產萬一有一箇之减
於前者則去人之心豈能安乎以今較前幸而無減或有
一二三四倍之加數者吾心可以快活矣仍與校作別使
一雇奴負卜而作男子粧着蔽陽子徒步而往夏享之郡
時夏享莅任纔一日矣托以訟民而入庭曰有所白之事
願升階而白活太守怪之初則不許末乃許之又請退廳
前太守尤怪而許之其人曰官司倘識小人乎太守曰吾
新到之初此邑之民何由知之其人曰獨不念某年某地

赴防時同處之人守太守熟視而大驚急起把手而入于
房問之曰汝何作此樣而來也吾之赴任翌日汝又來此
誠一朝會彼此不勝其喜共叙中間阻懷時夏享喪配矣
因以其女入處内衙正堂而摠歸政其女撫育其嫡子指
使其婢僕俱有法度恩威並行衙内洽然稱之每勸夏享
托于備局吏給錢兩而得見每朔朝報女見之而揣度世
事時享之未及爲銓官而未久可爲者必使厚饋如是之
故其享相東軸則極力吹噓歷三四腴邑歸許衙饑而饋
問九厚次〻陞遷位至節度使而年迨八十以壽終鄉第
其女治喪如禮過成服謂其嫡子喪人曰令監以鄉谷武

弁位至亞將位已極矣壽過稀年壽已極矣有何餘憾且
以我言之爲婦事夫自是當然底道理何安自矜而積
年費盡誠力資助求仕之方得至于今吾之責已盡矣吾
以遐方賤人得備小室於武宰享厚祿於列邑吾之榮亦
極矣有何痛寃之懷今趁在世時使吾主家政此則不得
不然而今喪主如是長成可幹家事嫡子婦當主家政自
今日請還家政嫡子與婦從而辭曰吾家之得至于今皆
庶母之功也吾輩只可依賴而仰成今何爲而處出此言
也女曰不可不如是家道亂矣乃以多少物件器皿錢穀
等屬成件記一幷付之嫡子婦使處正寢而自家退處越

還一間房曰自今日一入不可復出仍閻門而絶粒數日而死嫡子輩皆哀痛曰吾之庶毋非尋常人何可以庶毋待之初終後葬事待三月將行之别廟而祀之及兵使之喪期已迫將還柩擔軍輩不得擧雖十百人無以動諸人皆曰無或係戀於小室而然耶仍從其小室之轊行擧之同發則兵使之柩即輕擧而行人皆異之葬于平山地大路邊西向而葬者兵使之墳也其右十餘步地東向而葬者其小室之墳云耳

免大禍巫女賽神

柳參判誼以補衣行嶺南到晋州聞首鄕建四五寺仍任

而行不法之事期於出道日打殺方向邑底未及十餘里
地日勢已晩又有路邊偶入一家〻頗精潔有一十
三四歲童子庭之上座其作人聰慧區處奴馬使之喂之
呼奴備夕飯人事凡百儼若成人問其年而且問是誰之
家則答曰時座首之家也問汝是座首之子乎曰然矣汝
翁何處去曰方在邑內任所矣其應接詳而敬謹柳奇愛
獨語于心曰奸鄉有寧馨兒云矣至夜就寢忽有攪之者
驚覺則燈火熒煌前置大卓魚肉餅餌酒果之屬皆爲排
矣起而訝之問此何飮食其兒曰今年家翁之身數不吉
安有官災云故招巫而禳之此其所設也茲敢接待客主

顧少下著枊忽笑而惱之久亂之餘腹果而氣蘊其翌日辭而入邑底出道拿入其座首數其前後罪惡而仍言曰吾之行此欲打殺如汝者矣昨宿汝家見汝子大勝於汝矣旣宿汝家飽汝之酒食而殺之非人情仍嚴刑遠配而故枊台每向人道其事曰巫女禱神亦不慮殺座首之神即我也以酒肉禱之於我而免禍儘覺絶倒云爾

許聾路忠僕鳴寃

榮川儒生閔鳳朝有一子過婚未一年而身死其孀婦朴氏女而亦有班閥之家也執喪以禮而孝奉舅姑隣里稱之未時年童奴一人而名則萬石者閔家素貧窮朴氏躬

自紡績使奴樵汲朝夕之供未嘗闕焉隣居有金祖述者亦有班名家計果爲金富者也從窓間偶見朴氏之姸美心欲之矣一日聞生欲出他借着揮項於祖述之家矣祖述乘其不在家使人探知朴氏之寢房帶月着驄冠而入其家時朴氏獨在其寢房、與其姑之房隔一壁而間有小戶矣朴氏睡覺聞牕外履聲又見窓間月色下人影心竊趄惕潛起開戶而入其姑之房姑怪而問之密語其由姑婦相對而坐萬石者爲祖述之婢夫宿於其家寂無一人矣忽於戶外有人厲聲曰朴寡女與吾有私亦已久矣斯速出送云云其姑疾聲呼洞人謂曰有賊人來云隣家

之人擧火而來祖述仍還歸其家朴氏姑婦知其為祖述
也閔生歸來聞其言而憤不勝欲呈訴于官而恐致所聞
之不好仍姑忍之其後祖述又揚言于洞中曰朴氏與吾
相通孕已三四朔矣云云傳說藉藉朴氏聞之曰今則可
以呈官而雪耻矣以囊掩面而入官庭明言祖述之罪悪
又言自家毁證之狀時祖述行貨於官屬且一邑官屬俱
是祖述之奴屬也刑吏輩皆言此女自來行淫所聞之出
亦已久矣云本倅尹彛鉉信聽官屬之言以為汝若有貞
節則雖被誣於人久則自脫何乃親入官庭而自明乎退
去可也朴氏曰自官若不下白而嚴處金哥之罪則妾當

自刎於此庭下矣仍拔所佩小刀而辭氣慷慨本倅怒而
叱曰以此此而恐動吾乎汝若欲死則以大刀自刎於汝家
可也何乃以小刀為此斯速出去仍使官隷推背而逐出
官門之外朴氏出門放聲大哭以其小刀刎其頸而死見
者無不錯愕本倅始乃驚動使之運屍而去閔生不勝其
忿入庭而語多侵逼本倅以土民之肆惡官庭侵侮土主
報營閔生移囚于安東府矣其奴萬石者以其狀上京鳴
金于 駕前有下詢道査啓之 判府行査則祖述以爲
千金行賂於洞人及營邑之下屬至於朴氏之死非自刎
而著愧於孕胎之說服藥致死云而買藥之嫗賣藥之商

皆立證此亦祖述給賂於老嫗及商人而甚也獄久不決
掩至四年之久閔處以朴氏之屍不斂而入棺不覆蓋曰
復此讐之後可改斂而葬云而置越房者四年而身體少
無傷敗而如生時入其門少無穢惡臭而蠅蚋亦不近亦
可異矣奉化倅朴時源即其舟從娚妹間也往哭其靈筵
啓棺蓋而見之則如生時無異云矣萬石為金哥婢夫生
一男一女矣當此時逐其妻而謂曰汝主殺吾主即吾讐
也夫婦之義雖重而奴主之分亦不輕汝自還歸汝主吾
則為吾主而死也云而絕之奔走京鄉必欲復讐乃已及
金判書相休之按鄙時萬石又上京鳴金 啓下本道更

是查官而窮覈則閔家擔來朴氏之柩於查庭而中有裂帛之餅閔家人擧板蓋而欲視之查官使官婢驗視則面色如生而頰有紅暈頸下尚有劍刺之血痕腹帖于背而肥膚堅如石小無腐傷之意藥物賣買之商及老嫗嚴鞫問之則始吐實曰祖述各給二佰兩錢故如是爲言云自營門以此狀聞祖述始伏法朴氏旌閭萬石給復嶺之士

三記第石之忠

畏嚴舅悍婦出矢言

安東權進士某者家計僅饒性嚴峻治家有法有獨子而娶婦婦性行妒悍難制而以其舅之嚴不敢使氣權如有

怒氣則必鋪席於大廳而坐或打殺婢僕若不至傷命則
必見血而止以此如鋪席於大廳則家人惴惴知有其必
死之人也其子之妻家在於隣邑其子為見其妻父母而
行故路遭雨避入於店舍先見一少年人坐於廳上而履
有五六匹駿馬婢僕又多若宰内眷之行見權少年與之
寒暄而以酒肴饌盒勸之酒甚清冽肴又豐旨相問其姓
氏與居處權少年對以席共未少年則只道姓氏而不肯
言所在處曰偶有過此避雨入此店幸逢年輩佳朋豈不
樂乎仍與之酬酌以醉為期權少年醉倒先睡夜後始覺
擧眼審見則同盃之少年已無形影而自家則卧於內室

而傍有素服佳娥年可十八九容儀端麗知其非常賤而的是洛下卿相家婦女也權生大驚訝問曰吾何以臥於此處而君是誰家何許婦女在於此處乎其女子羞澁而不答叩之再三終不開口最後過數食頃始低聲曰吾是洛下門地繁盛之仕宦家女子十四出嫁十五喪夫而嚴親又早世男兄主家矣兄之性執滯不欲從俗而執禮使幼妹寡居也欲求改適之則處宗黨之是非大起皆以汚辱門戶峻辭嚴斥兄不得已罷議仍具轎馬馱我而出門無去向處而作行轉而至此其意以為若遇合意之男子則欲委而抛之自家因以避之以遮諸宗之耳目者也昨

夜來君之醉而使奴子負而入臥於此處而家兄則必也遠走因指在傍之一箱曰此中有五六百銀子以此使作妾衣食之資云耳權生異之出外視之則其少年及許多人馬並不知去處只有蒙孩之童婢二人在傍生還入內與其女同寢已而思量則嚴父之下私自卜妾必有大擧措且其妻婦妬之性必不相容此將奈何千思萬量實無好箇計策反以奇遇之佳人爲一大頭痛待朝使婢子謹守門戶而言于其女曰家有叩親故當奉稟而辭去始少俟之申飭店主而出門直向親朋中有智慮者之家以實告之顧爲劃策其友沈吟良久曰大難〻〻實無好策而

第有一計君於敝家之數日吾當設酒席而請之矣君於
翌日又設酒筵而請我〻自有方便之計矣權生依其言
敝家之數日其友人送伻懇請以適有酒肴諸益畢會此
席不可無兄〻須賁臨云〻權生稟于其父而赴席翌日
權生稟于其父曰某友昨日置酒有邀而酬答之禮不可
闕也今日略具酒饌而請邀諸友則似好矣其父許之爲
設酒席而邀其人且邀洞中諸少年諸人皆未先拜見於
權生之父老權曰少年輩迭相酒會而一不請老我此何
道理其少年對曰尊丈若主席則年少侍生坐臥起居不
得任意爲之且尊丈性度嚴峻侍生輩暫時拜謁十分操

心或恐其見過何可終日侍坐於酒席尊丈若降臨則可謂披風景矣老權笑曰酒席豈有長幼之序乎今日之酒我自為主矣擺脫拘束之儀終日湛樂君輩雖百番失儀於我〻不汝責矣盡歡而罷以慰老夫一日孤寂之懷也諸少年一時敬諾長幼雜坐而擧觴酒至半酣其多智之少年近前曰侍生有一奇談古事請一言之以供一噱老權曰古談極好君試為我言之其人乃以權少年之昏底奇遇作古談而言之老權聽〻稱奇曰異哉〻〻古則或有此等奇緣而今則未得聞也其人曰若使尊丈當之則當何以處之中夜無人之際绝代佳人在傍則其將近之

乎否乎旣近之則其將率畜乎抑棄之乎老權曰旣非宮
刑之人則逢佳人於黃昏豈有虛度之理也旣同寢席則
不可不率畜何可等棄而積惡乎其人曰尊丈性本方嚴
雖當如此之時必不毁節矣老權掉頭曰不然、、使吾
當之不得不毁節矣彼之入内非故爲也爲人所欺此則
非吾之故犯也年少之人見美色而心動自是常事彼女
旣以士族行此事則其情慽矣其地窮矣如或一見而棄
之則彼必含蓄含寃而死矣豈非積惡乎士夫之處事不
可如是踈疏矣其人曰又問人情事理果如是乎老權曰
豈有他意當但不作薄倖人可也其人笑曰此非古談即

亂友日前事也尊丈既以事理當然再三質言而有教令
則亂友庶免罪責矣老權聽罷半晌無語仍正色厲聲曰
君輩皆罷去吾有処置之事矣諸人驚惻而散老權仍高
聲曰斯速設席於大庁家中人皆悚然不知將治何罪何
許人矣老權坐於席上高聲曰急持刀以來斫奴子惶忋
承命置斫刀及板於庭下老權又高聲曰提下書房主伙
之斫刀板奴子提下權少年以其項置之刀板老權大叱
曰悖子以口尚乳臭之兒不告父母而私畜少妾者此是
亡家之行也吾之在世猶尚如此况吾之身後乎此等悖
子留之無益不如吾在世之時斷頭以杜後弊可也言罷

猾令奴子使之擧趾而踩之此時上下遑遑面無人色其妻與子婦皆下堂而哀乞曰彼罪雖云可殺何忍於目前所獨子乎泣諫不已老權厲聲而叱使退去其妻驚惻而避其子婦泥首叩地血流被面而告曰年少之人設有放恣自擅之罪尊舅血屬只此而已尊舅何忍行此殘酷之事使累世奉祀一朝絕嗣乎請以子婦之身代其死老權曰家有悖子而亡家之時辱及先祖矣吾寧殺之目前更求螟嗣可也以此以彼亡則一也不如亡之乾淨之為愈也因猾令而使所之奴子口雖應諾而不忍加死其子婦泣諫益苦老權曰此子亡家之事非一矣以待下之人而擅

自當棄其亡兆一也以世之得姤女不相容如此則家道

曰亂其亡兆二也有此二亡兆不如早爲除去之爲好也

子婦曰妾亦是具人面人心者矣目見此等光景何可忍

及於姤之一字乎若嚴尊舅一番容恕則子婦謹當與之

同處小無失和矣願尊舅勿以此爲慮而特施廣量之恩

老權曰世雖迫於今日擧措而有此言女也面諾而心則

不然矣婦曰寧有是理如或有近似此等之言則天女殛

之鬼女誅之矣老權曰世於吾之生前無或然矣而吾死

之後世女復肆其惡矣此時則吾已不在悖子不敢制此

非亡家之事乎不如斷頭而絶禍根婦曰焉敢如是尊舅

下世之後如或有一分非心則大腳不若謹當以矢言納誥矣老權曰若然則汝以矢言書紙以納其子婦書歟之盟且曰一有違背之事子婦父母之內可以生陷矣夫言至此而尊舅終不信聽有死而已老權乃赦而出之仍命呼首奴分付曰汝可率轎馬人夫往某店舍迎書之房主小室奴承命而率來行現舅姑之禮拜於正配而使之同處其婦子不敢出一辯到老和同人無間言矣

入吏籍窮儒成影業

古有一宰相同有硯之人文華贍敏而屢屈科場家計貧寒窮不能自存宰相適出補安東倅其友來見乘間而言

曰令監今爲安東倅今則吾可以得聊賴之資非但聊賴
可以延過平生矣宰相曰吾之作宰助君衣食之資可也
何以延過平生也此則妄想也其人曰非爲令監之多給
錢財也安東都書員所食影多以此給我則好矣宰相曰
安東鄕吏之邑也都書員吏役之優窠豈可陞肤許給於
京中之儒生耶此則雖盾威恐無以得成矣其人曰非爲
令監之奪而給之也吾先下去當付吏案旣付吏案之後
有何不可之理耶宰相曰君雖下去吏案其可容易付之
耶其人曰令監到任後民訴題辭循口呼之刑吏如不得
書之則罪之汰之又以此等刑吏之隨廳狀首吏每每如

此則自有可為之道凡干公牒文字如出吾手則必稱善
如是過幾日出令以刑吏試取無論時任及閑散文筆可
堪者并許赴而試之則吾自可然居首而得為刑吏矣為
刑吏後都書貟一窠分付則好矣若然則外間事吾當隨
歸而進矣令監可得神異之名矣曰然則第為之也其人
先期下去稱謙之通吏寄食旅舍往來吏廳或代書役邑
或代看檢文書人既詳明文筭又優如諸吏皆待之使之
寄食於吏廳庫直而宿於吏廳諸般文字與之相議新官
到任後盈庭民訴口呼題辭刑吏未及從書則必捉下棍
棍一日之間受罪者不知其數至如報狀及傳令必執頉

而嚴治文拿入首吏以刑吏之不擇每日治之以是之故吏廳如逢亂離刑吏無敢近前凡文案去來此人之筆迹如入去則安也無事以是之故一廳諸吏唯恐此人之去也一月本倅分付首吏曰吾於在洛時聞本邑素稱文鄕以今所見可謂寒心刑吏無一人可合者自汝廳會時仕吏及邑底人之有文筆者試才以入首吏承命而出題試之以諸吏文筆入覽則此人居然爲魁矣仍問曰此是何許吏對曰此非本邑之吏即隣邑退吏來寓於小人之廳者也乃曰此人之文筆最勝聞是隣邑吏役之人亦自無妨其付案而差刑吏也首吏依其言而爲之自是日此吏

獨爲擧行自其吏之爲刑吏一未有致責治罪之擧自首吏以下婢乃放心廳中無事及到差任之時特兼都書貧而亂行無一人敢有是非者其吏畜一妓而爲妾買家而居每於文牒亂行之際安歸外間所聞密亂席底而出本倅暗出見之以是之故民隱吏奸燭之如神民吏皆慴伏明年又使兼帶都書貧而年所得殆至萬餘金暗暗還送京第本倅瓜遞之前一日夜因棄家逃吏廳亂皆遑遑首吏入告則曰與其妻偕逃乎對曰棄家棄妾單身逃走矣曰或有所逋乎曰無矣曰然則亦是臨事自是浮雲蹤跡任之可也云矣其人還家買宅買土家計甚饒後登科累典

州邑云云

江陽民共立淸白祠

李副學東菴初除嶺伯辭不赴 上怒之特補陜川郡守

人來見則絶火已數日矣所見問迫以一斗粟一級靑魚

數束蒻入送于內矣公下直而出見白飯魚湯問家人以

此從何得家人以實對公正色曰何可受下隷無名之物

乎仍以其飯羹出給郵人及到郡無一毫所取治民以誠

時値大旱一道皆祈雨而無驗公行祀後仍伏於壇下暴

陽之中矢于心曰不得雨則以死爲期只進米飮而數日

心禱矣第三日之朝一朶黑雲出於所禱之山上齊時大

雨注下一境周洽接界之他邑無一點雨之過境者一道之內陜川一境獨占大登吁亦異矣海印寺有紙役寺僧每以此爲痼弊矣自公上官之後一張紙曾不責出矣一日適有修簡事以簡紙三幅貿納之意分付寺僧矣各房僧齊會每人一次搗砧以十幅未納之則公命捉入寺僧之來者分付曰自官旣有三幅之分付一幅加減俱罪也汝何敢加數來納乎仍拔貿三幅而還給七幅其僧受簡而出給官隷則俱不受不得已掛之外三門楣上而去伊後公適出門見而恠之聞知之笑而使貿奉上矣遞歸時見之則加用一幅餘六幅貿傳於重記公於暇日遊海印

寺見題名之多指龍湫上特立之巖曰此石面題名則好矣而石立於水深處無接近處餘無以刻之云矣諸僧徒聞此言七日齋戒而禱于山神時當五月潭水氷合仍從木作梯而刻之遞故時邑中大小民遮路曰願留一物以為永世不忘之資云云公曰吾於汝邑一無關身之物而製一道袍矣以此出給即麤布也民人輩以此立祠而號曰清白祠至今春秋享以俎豆焉

興元士從遊青鶴洞

金進士錡參判銑之弟也家在原州興元倉下有獨子年過二十有才藝一日晝坐有一健夫乘白馬赤鬚者備鞍

而來言曰主人奉邀須即騎此而行可也金生獨見而歎人則皆不見乃騎而出門其行如飛度山踰嶺行至一洞口則奇花異草珍禽異獸即一別界也有一白髮老仙迎笑曰汝於我有緣故使邀來可從我而學道可也仍留在同學者十餘人而其中商命之可傳道者三人一則自家一則江南人也一則日本大坂城人也洞名即青鶴洞留幾月傳其道仍辭歸其家自此以後瞑目會神而坐則人馬已待令矣往來無常方其時則閉門闔目而坐如睡或至三四日六七八日後始醒家人皆怪之一日往青鶴洞與其師逍遥於山上其師曰欲見汝輩之術可變幻而供

一笑也江南人化白鶴而飛倭人化一大虎而蹲坐自家則化秋風落葉飄飄而下其師大笑云一日告辭于兩親曰吾非久於塵世之人也今將永敀願父母小勿掛念也又與其妻告訣無病而坐化事近虛誕矣其翁初則知以為心病矣其後偶搜其子之箱篋則有青鶴問日記而多有酬唱及神異之事矣收而藏之不煩之眼目云

寧內行甕遷逢雷雨

軍資正李山重之莅村城也其子恭永之婦有娠朔幾滿是甲申五月也日將欲解娩于本第發京行而恭永護行矣至甕遷暴雨大注電光雷聲乱人耳目轎馬頻驚恭永

戒從者解轎繩而將以人夫作行轎未及於人肩霹靂一聲過馬頭而擊碎迸地之檜木馬驚逸而跳躍轉于岩石之上沒入于海而轎則已擔矣恭永驚而急下轎於路左搽簾而見之時其婦適睡昏而不省卒無事而至七月判書羲甲乃生貴人之生必有神祐而然也年纔四歲隨其大夫人往留水橋外宅矣時外宅内舍遭火災將謀改建棟樑椽木之材積置後庭判書遊於其下仍椽木而上所積之木材一時潰下判書乃在其亂木之中家人驚遑皆以爲必無幸矣其外祖亦錯愕不知所爲少間使家僮移木置之於地則三木相交而中如窠盆樣判書俯伏於其

中心驚而面如土色一無損傷處其外祖常言此兒必大達云云

救處女花潭試神術

徐花潭敬德博學多聞天文地理術數之學無不通曉卜居于長湍花潭之上仍以爲號一日會弟徒講論忽有一老僧來拜而去花潭送僧之後忽有嗟歎不已弟徒問其故花潭曰汝知其僧乎曰不知矣花潭曰此是某山之神虎也某處人之女方迎壻而將爲其害矣可憐矣一學徒問曰先生旣爲知之則有何可救之道乎花潭曰有之而但無可送之人矣學徒曰弟子願往矣花潭曰若然則好

矣仍授一書曰此是佛經也其家在百里之地其村汝持此經往其家勿先泄而但使之具床卓燭火於廳上使其處女處之房中而鎖四面門又使健婢五六人執堅勿放汝於廳上讀此書而勿誤句讀則挨過鷄鳴之時自可無事矣戒之愼之其人承教而馳往其家則亂家紛紜聞之則以爲明將迎婿今方受綵其人入見主人寒暄罷後仍言曰今夜主家有大厄吾爲此而來欲使免爲可如斯如斯主人不信曰何處過客作此病風之言也其人曰無論吾言之病風與否過今夜則自有可知之道矣過後吾言如無灵則伊時毆逐無所不可第須依吾言爲之可也主

人心甚訝然芽依其言鋪設而俟之甚女亦如其人之言處之房内其人端坐廳上燭影之下而讀經矣三更時候忽有霹靂聲家人皆戰慄走避見一大虎蹲坐庭下而咆哮其人顔色不變讀經不輟此時其家處女補以放矢限死欲出諸婢左右執挽則處女跳踉不可堪其虎忽有大吼而墜破廳前不如是者三矣仍忽不見而處女昏絶矣家人始收拾精神以温水灌之口須臾得甦其人讀罷出外則舉家称謝皆以為神人以數百金欲酬其恩其人謝曰吾非貪財而来者仍拂衣告辭還拜花潭而復命則花潭笑曰汝何為誤讀三處其人曰無誤讀処矣花潭曰俄

者其僧又過去而謝我活人之功又曰經書誤讀三處故
呈破廳木以識之云矣其人思之果是誤讀時也

隨京鄉灵鵲知恩

朴綾州右濵南在中某邑其婦人見樹上鵲雛之落下者
朝夕飼之以飯而馴之漸至羽毛之成而在於房闥之間
不去或飛向樹林而時時來翔于夫人之肩上及移長城
將發行之日忽不知去處内行到長城衙門則其鵲自樑
上噪而飛下翺翔于夫人之前夫人如前飼之飯巢于庭
樹而卵育之去來如常其後移綾州又復如前隨來逮故
京第亦又隨來及夫人之喪上下啼呼不離殯所及葬而

行畏坐於樞上到山下又坐墓閣上而噪之不已反下樞時飛向樞上啼呼不已仍飛去不知去處雖是微物蓋亦知恩矣時人作靈鵲傳

行胥膽尹弁背義

尹某卽有比閭之武弁也性悍毒而又安寧薄有文藝出入於時宰相之門宰相多許可者其在湖中也適居憂窮不能自存講里適有親知之人與松商以錢貨相去來者尹弁請於其人欲貸用錢兩其人以八十兩書標以給使之推用松人處矣尹弁乃潛改十字書以百字而全州公納錢之上京者換用矣換錢失期自完營查處知其為尹

弁之所為朴斎壽之為完伯發送鎮營校卒以待傳尹弁
其以來之意嚴飭而校卒來矣尹弁方在罔措之中其人
來言曰君之當初行事雖不美矣事已至此君則前御以
前御一入鎮營則豈不敢亡身名乎吾則布衣吾當代行
定限以來矣趁即備送好矣尹倅感泣而代送矣其人受
棍而被囚於獄中使之備給後放送其人無奈何盡賣自
家之田土家產而先報閔武箇月得放還家又以杖毒幾
死僅生家仍蕩敗而目見尹倅之無出處姑俟日後而一
不開口矣其後尹倅為端川府使其人始乃貰騎而訪於
千里之外意謂執手致款阻閽而不得入留月餘行資已

雖負債於店主者亦多其人訴無所出進退維谷一日聞
本倅出他要於路直前而呼曰吾来久矣尹倅回顧而言
于下隷曰可率入内衙云而去未幾還来叙寒暄後別無
他語其人仍語曰吾之貧窮君所知也以舊日之誼不遠
千里而委来矣但闕而留月餘食債又多君幸憐而濟之
吾不言向来債矣尹倅聞而頻蹙曰公債如山無暇救君
仍送下處於外而接待極其冷落留數日給病脚馬一匹
曰此馬價過數百君可牽去賣用之而又以五十兩贐之
其恳請曰馬是病脚錢又如此其小食債及田粮亦乏不
足此將奈何君其更思之尹倅作色曰以君之故積債之

中有此贈五如非君則可空手而見迺勿多言仍使之出

去其人大怒散其錢於庭下而叱辱曰汝乃偷厶貨喫之

將入於鎮營而吾以義氣待汝而行幾死獄中蕩敗家産

而報其債矣汝乃令爲萬金太守而吾不遠千里而來則

汝旣不邀見又爲冷待乃以五十兩贈我此猶不足於來

往之需古今天下寧有如許非人情之賊漢乎仍放聲大

哭而出門呼冤於通衢之上對往來之人而皆言其狀尹

倅聞而憾之又忿其揚衆之惡使將校捜驗其行具則有

宣傳郎廳帖二張矣尹倅因其人卽日發營行對監司言

曰下官之邑捉得御寶僞造罪人將何以治之監司曰自

本邑治罪可也尹倅曰君賤則下官可處置乎曰諾仍還官而打殺之世豈有如許殘忍非人情之人乎所亦慘毒矣

鄭謙齋中國擅畫名

鄭謙齋敾字元伯善繪畫而尤妙山水立稱三百年來丹青絶品求者如麻而酬應不倦時北里同閈居士人得其山水三十餘張常秘愛之一日其士人詣槎川李公見其架上堆積唐板書帙環在四壁上問曰唐板書何如是多也李公笑曰此爲一千五百卷皆吾自辨者也已而又曰人誰知皆出於鄭元伯也京畫師甚重元伯之畫雖僅大

民紙莫不易以重價吾與元伯最親故得其畫最多每於筵使之行無論多少即付之以買可觀之書故能致如此之多始知中原之人真知畫不如我人徒取名也又有一中路家歸處適來謙齋家為內汴所污自內甚憂之謙齋使之持來所污頗塵即令去其襞積而洗其所污莊之外舍一日、氣清爽畫興大發乃開彩硯展歸幅大偪楓岳於其中燦爛纖悉精彩流動而餘存者有二幅更畫金剛山極奇妙真絕寶也其後歸處之主來謙齋曰吾適畫興發動而限無佳本聞君家歸處來在取作畫本移來篤之千峰於其中君家婦女皆大驚駭奈何其人亦知畫格不

勝忭喜致謝僕〻歸治掄着一大且兩進之莊其大者以爲家寶以其二幅隨使行入燕持詣畫肆適有蜀僧從青城山來者見之大加嗟賞絕以稱寶乃曰方成新刹欲以此供佛願以銀百兩買之其人許之將論價之際又有南京一士見之曰吾當增價二十兩請以敗我僧大怒曰吾已論價賣買已決豈有士子見利忘義如此者乎吾亦添價三十兩取其畫投之火中曰世道人心一至於此吾若貪此與此人何異乃拂衣而起畫主亦不取百兩價只以五十兩敗之云 一日比曉睡覺忽有人來叩門迎之入乃一所親舌人也持一佳箑進曰今將赴燕茲來告別願公暫

加揮灑以贐鄙行章甚時東牕已白朝氣甚爽謙齋乃作海水飛波怒濤汹湧澎湃而着一小船於波面一邊風帆半垂視之杳然吾人謝之而去及入燕肆肆主把玩不已曰此必晨朝所作也精神多在風帆上以扇香一櫃易之吾人取而計香得五十枚長皆數寸以此譯官輩得謙齋之畫皆視以奇貨矣

孟監司東岳聞奇事

孟監司胄瑞愛山水遊少時常入楓岳窮探至幽深處有一庵極淨潔老僧一人年百餘容貌古健執禮虔恭歲孟公異之仍留宿將叩其所得僧忽召其沙彌謂曰明日即

吾師之忌日也可設齋供汝徧曰唯明曉設蔬食老僧哭之甚哀孟公問曰上人之師何名而道之高何如願聞之老僧悽然久曰公有問之何用隱諱吾非朝鮮人也来自日本師亦非僧即士也始吾之出来也在壬辰之前本國選吾等八人皆深於計慮驍勇絶倫者使分掌朝鮮八道凡朝鮮之山川險夷道里遠近關隘衝要務要諳記凡朝鮮人之以智略才勇名者皆殺之後始許復命八人共習鮮語既熟出来東萊倭館變作朝鮮僧之服將發之際相議曰朝鮮金剛靈山也必先入此山祈禱然後可分散也遂同行十餘日始到淮陽地見一士着木履跨黄牛出自

山谷同行一人曰吾輩連日尋寺不見食又不喫肉氣力
甚微不如殺此人而屠食其半然後前進似好皆曰善遂
同進士人、、曰汝輩何敢乃爾汝輩倭國間諜吾豈不
知當盡殺之八人大驚拔劍齊進士人騰躍超忽僊拳飛
脚疾捷如神頭破肢折死者五人只餘三人遂皆伏地乞
生士人曰汝果誠心歸服能死生相隨否三人稽顙輸誠
指天爲誓士人領歸其家謂三人曰汝輩雖爲倭所使欲
覘我國智慮淺短技術甚踈其何能爲今旣盟天歸伏心
之誠僞吾可以洞知吾當敎以劍術若倭兵來則吾可領
汝輩起兵往守馬島及遏賊兵興國樹勳汝亦何厭三人

拜謝遂共受劒術既盡其能服事甚勤士人甚信愛一日三人同宿於孤菴朝起士人忽為人所害流血滿室老僧大驚問兩人曰此何事兩人曰雖服事此人盡其劒術同來八人義同兄弟今皆為其所殺今只餘兩人此大讐也其可暫時忘耶久欲報之顧無可乘之隙今幸得間何為不殺老僧大責曰吾輩既受再生恩為兄弟恩義既深情同父子豈可執仇忍作此事耶痛哭頓仆遂前刺兩人皆殺之乃於此山為僧得一沙彌孤坐此菴蓋過百歲每想吾師才智之高意氣之深情義之篤愛惜無窮至痛在心是以當師忌日哀痛輒不自抑久而不衰益公聽畢不勝

感歎曰以尊師之明識神勇乃不知西人者懷不利之心而終至見害何也僧曰吾師豈不知西人之非吉人而愛其有欲以威恩得其死力且其智足以制伏也師謂秋才識出類愛之尤甚秋之所以遺親戚忘故出而服勤不怠者為此也孟公仍請曰上人之劍術可得見乎僧曰吾今甚老廢而不試已久卒難為之公姑留數日俟吾稍有氣力試為之耳翌日邀孟公至一處有十栢樹大可十圍上干雲霄僧袖出兩物團圓如毬用繩堅縛去繩訖見兩個鐵塊卷帖如拳以手平展則數尺霜刃光如秋水而卷舒如紙僧把兩劍起舞始也轉動低徊頗遲徐而漸見迅疾

揮霍風生久之騰踊飄浮立於庭中盤旋去來而已只見一箇銀甕出沒於柏樹層葉之間掣電閃爍倏長倏短飄瞚歲竪過是爾刃柏葉紛紛飛落如雨孟公神懾魄慄不能正視其柏葉多寸斷而樹枝半童矣良久僧方投下立樹下出氣數口曰氣衰矣非復少年時也始吾壯時舞劍此樹之下葉多中破如細絲今則不然全葉者多矣孟公大異之謂僧曰上人神人也僧曰吾非久死矣亦不忍吾跡之永泯故為公言如此

種陰德尹公食報

尹公怀為刑曹正郎時金安老當國恣行威福誣良民為

奴僕一人子孫數十口皆被秋曹拘囚判書許沆與安老風旨刑訊根稓究告劫酷勢將誣服尹公獨疑之將彼此文案反覆參考知其冤枉作一查下之文將欲下白而適當歲末啓覆之時公持此入達榻前上一覽而卽斥金家盡釋其囚數十蟣信之冤一朝快伸矣公年已衰後娶無子甚憂歎翌年拜南川府使歷辭朝伸夕過廣通橋時日暮微雨忽有一老翁拜於馬前公不能記識其人曰小人良人也嘗為一勢家迫脅將壓良為賤無所告訴賴公之德子孫數十人皆獲全保此恩刻在心肺常思報效而不可得然此後癸巳年公當生男子但年命福祿不甚延長

有一事可救得者仍袖出一張紙進手奉呈公看之紙上
書某年某月日時生男子其左則書壽富貴多男子六字
每行書一字而獨多男子為三字其右有祝願之文而虛
其姓名之從公曰此何為翁曰兒生後公以此紙即往江
原道金剛山榆岾寺備黄燭五百雙供佛祝願則女有慶
祥隆厚此足為小人報也申嚼重複公方欲問所從來而
翁遽拜謝仍忽不見公大驚異歸家深藏及至癸巳果生
男奇後公即躬往榆岾寺依翁之言厚設供佛而塡書姓
名於祝文所虛之處薦于佛前祝願畢取看其紙則壽字
下有可耋二字富字下有自然二字貴字下有無比二字

多男子下有皆貴二字凡八字皆淡青細如毛髮而皆楷正莫知其所以然公尤驚異之歸而遣櫝淡藏其後兒長是為梧陰公斗壽也壽至七十八官至領相富自裕足五子皆貴顯昉領相昕暉瞻皆判書旴知事勳業赫然耀當世而無後代孫曾繁昌派脈相繼蔚為大家

往南京鄭商行貨

古有鄭姓一大賈常行廢著於北京而嘗縱浪費負西關巡營銀七萬兩自營或囚或釋鄭辛苦辦償五萬兩而尚餘二萬兩其時按使再囚督促而家計蕩盡更難用力賈送獄中上言身既係囚徒死而已公私無益請更貸二

萬兩銀三年內當償四萬兩無係虞斯按使壯其志奇其言給銀如數買即沿往海諸邑自義州始而訪閭里就其傍近而買屋往来留住盡結富人與其美饌旨酒共與飲食富人莫不傾心愛重因以辨辞誘説貸出銀錢多者百金少者數十金刻期約還及至期所償无或遲滞凡西関錢銀子母殆百數而循環貸償者殆一年而無一欺誤諸富人益大信仍大出債銀又六七萬兩而盡買人蔘貂皮仍以其餘多買健馬盡載之復赴北京其主人薦日大商而好誼者也賈説之曰君以此貨往南京則當獲百倍之利矣男兒作事成則身天敗則入地耳爾我知心能從我乎

主人然之快許遂與主人僱一完固船載貨自通州發船
得順風未滿十日達楊州江遇一唐人棹小船而過賣即
與格軍健者數人乘舟追之入小船中傳其人載還解之
備問水程所從入及市貨貴賤人心真僞國禁輕重甚眈
有無既詳悉又厚給其人物產以結其心其人大感謝賣
又許以成事後當重報其人指天為誓願為之死遂自楊
州江隨潮而入直至石頭城下唐人之家多在江邊遂泊
下崖翌日賣貨船夫之有心計者數人皆以唐製衣服隨
唐人入南京城内十里樓臺簾幙掩映皆是賣肆室貨山
積唐人引賣就一藥舖細陳此朝鮮人挾重貨可附市勿

使舖翁大喜邀來同契富翁約期交貨賣歸取人蔘貂皮羅列舖上一一精新南京藥舖肅重羅蔘舖翁輸價比本國可數十倍實大獲財厚給唐人使至燕京以數千金與主人又分給十餘梢夫各千金遂還本國不過數月之間償納巡營銀四萬兩而又償沿海富翁債並利息無所遺自享餘屢巨萬遂謝業使其無故餉南貿精膏者五馱業使大異之歎曰此真大英雄也吾不失人矣薦之[illegible]執閫徑鎮將云

閔名卜中路遇舊僕

仁同士人趙佛來者善占筮多奇驗同鄉有武人赴擧詣

趙卜吉凶趙作卦訖曰君行當被所噬矣然又當捷科死而得科世兩有之乎因題占辭曰月明山路所恨可畏或人聞之大怖欲止行趙生曰得科無疑且可發行所經累難避雖在家焉可免乎或人然之遂發行〻兩月至一無人之地適日暮月上忽有一賊踴後猝然直前曳下或人於馬上搤其吭踏其胸拔劍擬之者數次或人曰汝之所欲財也吾之行具及馬任汝所取何必殺我〻非汝父衣服母之讐何至於是賊曰吾豈欲汝財者耶非我父母之讐吾豈有此舉哉或人曰吾一生未嘗殺人豈有與汝作讐之理乎賊曰試思之或人曰吾年少時嘗怒一婢子杖之

而忽死此外未嘗有由我死者賊曰吾即婢之子也吾自
母死後為人收養至於長成志未嘗一日忘汝、雖未知
有吾、之間久矣今幸得遇於此吾豈捨汝武人曰然
則任汝所為其奴蹀吟良久擲劍伏地曰今茲相釋矣主
可以行矣武人曰汝既以我為讐何不遂殺奴曰吾聞之
主雖殺吾母旋即悔之每至死日設食以祭此恩亦不可
忘也主殺奴婢為奴者何敢報也顧此情在心曲思欲一
洗今既扼主之項擬以白刃雖未相害志可以少伸矣以
奴凌主至於此地罪亦難赦小人今死於主前武人曰真
義士也何可死也可與我同上京吾當善視豈可復懷此

事仍問其名奴曰小人名乕狼但奴扼主吭而豈復為奴也劇引劒自決仆于地武人大驚錯愕不覺雨淚之泉湧也至近村言其故一村皆驚出力收瘞武人上京果捷嵬科

還金囊强盜化良民

許察訪旋風儀魁梧氣義卓犖名公巨卿莫不折節下之嘗有事於西關啟時早晨發行至前店不遠忽見路上有鹿皮囊公命僕取來見其中即銀封可數百兩掛之案上至店飯訖仍留不發使僕候於門外察人有求覓者日過午有一人長身魁健而衣服鮮華騎肥馬馳突而至歷問

店中有得鹿皮大囊者乎當厚報矣氣色極蒼荒公問之
白入問其所由失其人曰囊有銀三百兩縛在卜鞍上而
馬甚悍驚横逸奔走不得已下馬控而馳之囊忽墜地不
知失之何處然而過秋去者得之而當止於此店故試爲
歷問而恐未可得公出囊授之且曰三百兩銀非細貨也
故吾不發而待求者果得汝幸矣其人爲之大感動叩謝
無數且請曰行次非世間人也此本已失之物願分半獻
之公笑曰吾若利此自可持去何必待汝還之士夫志行
本不如此無復言其人忍請獻之者甚苦公不得已叱退
之其人坐而視囊默然良久忽發聲大哭叫叩號慟哀動

傍人公大怪之問其故久之其人止哭而對曰嗟乎生員是何人我何人耳目口鼻同也言動起居同也此心胡為不同公獨為善如彼我乃為惡如此思之至此豈不大可慟乎我本强人也此去數十里之地有富室我乘夜入室偷出此銀而恐其追躡馱之此馬從山谷小路蒼荒疾驅未暇緊縛及出大路馬又橫走遂庠轡馳走而不覺遂失當此之時吾心之慝惡當如何哉今觀行次之僕馬行裝亦太酸寒而視此若糞土且求其主而還之以我視公其媿慚恨痛又當如何此所以不覺群淚之俱發自今此心大改矣願為公僕以沒此身耳公曰汝之改過誠大善又

何可爲僕其人曰小人常民也此心既改非公之從而誰當從也顧勿拒之仍問公誰氏及其鄉里且曰小人當還本主跟與妻見其來執役以觀公之行事改做是人圖矣仍拜起扶公之僕至店肆買酒肉而饋之卽去公亦發去數日至松都板門店其人與妻及一子載家産於兩馬已追及矣公大奇之問處郞之由曰直抵其家扶其主還之矣仍隨公至廣州雙橋村置屋廊底執役甚勤出入常隨其忠篤無與爲比者公甚愛之遂老死於其家

報喜信櫪馬長鳴

錦陽尉村補善知馬一日適出路遇一駄糞馬令從人携

至家見之背曲如山瘦骨稜層即是一玄黃駑馬耳仍問曰汝當賣此否其人曰我以人奴貽馬而已不敢知買賣耳公令給如屋韃馬又令擇一健馬以給其人驚曰此一韃馬亦足以當倍而健馬又何為也公笑曰雖此兩馬未足以當半價汝何知須取去俄而有禁軍踵門告曰小人是村巷賤品也公有非常之賜而奴人迷甚復來故不敢留置來謁奉納之之公召見之具言此馬即曠世逸足汝不自知故耳汝若知之則今此所給不足當其價千百之一耳其人荅曰肯頭成材後事所不敢知而有所買價即此一健馬足以倍蓰其價韃馬死不敢復公嚴教曰無論

價多少貴人所賜汝何敢辭迫令持去令廄人善養之居數月馬肥大如象馬追神彩駭動人目公每朝請捨輿乘馬滿路生輝錦陽象曲背馬毛滿一時光海朝公竄靈光馬沒入府光海甚愛之每騁於闕中喜其馳驟一日命屏去御者自騎馳突於後苑馬忽橫逸光海墜地重傷馬遂奔逸突出疾如飛電人不敢近歷盡闕中千門奮迅咆哮嘶聲如雷已失其去處追者千百為群至江上馬已泅水渡去莫知其所向矣公西在謫中一日昏時閑坐舍後竹林中忽有馬嘶聲使人出見之即曲背馬也背有御鞍而鞍鞻纓絡皆盡脫只有木韉在耳公大驚曰此馬入禁中已

久今忽逸來避齋遲息牢約無路若或中路更逸則避難
尋蹤聲聞一播並添罪案逆令一隸插地藏馬公親加教
諭曰汝能一日千里來尋舊主畜物之神者我有言汝豈
不聞汝既悦身奔逸已有罪又還我家將揜我罪今無他
計設汝蹤跡藏汝軀養汝命汝若有知知其勿嘶嘶使外人
知之也今知其事者一人飼之馬遂寂然無一聲居歲餘
忽一日舉首長鳴聲振山岳播聞數里公大驚曰此馬不
鳴久矣忽然大鳴必有事也俄而 仁祖反正之報至即
其日也公遂蒙放還朝乘之如前其後又有一使臣往瀋
陽者發程既久渡江日期只隔一日而朝廷始覺咨文中

有可改文字請議皆以為非此馬不可反事甚賢重 仁
廟召公問之公對曰國家重務臣子性命亦不敢惜馬何
足言乎仍言於騎去人曰此馬到灣上後慎勿喂物勿與
水草直懸之數晝夜待其休息氣定饋之可活不然馬必
死矣其人領之去而翌日未暮到義州直入納公謀邀命
倒氣塞不能言急令灌藥救活之際人見其所乘馬皆以
為錦陽宮曲背馬至矣遂喂以菊豆如常馬即死云

聞科聲夢蝶可徵

鄭天擧槐山校生夜與妻同寢其妻睡中忽泣問之妻曰
夢有黃龍從天降啣君析屋而去是以泣天擧曰吾聞夢

龍者得第奈我不文何朝起為灌溉出田間在路傍有披襟急行者問之云朝廷新定別試方急告於嶺南某邑守令之子云云天擧歸語其妻曰夜來忽有異夢今日忽聞科報而吾不識字亦奈何妻勸令入京天擧再三力辭而妻力勸備盤纏以給天擧至京足未到王城莫適所向入崇禮門至最初巷口即倉谷窮其洞止下擔息憩於一舍門外其家人再三出見而去而已未言主人上舍邀之天擧入見主人具告赴擧而初到京無投足之處主人邀令留住與之同入蓋主人李上舍以宿儒老於場屋科具中私草積成卷軸入場時令天擧負而入使之歷考其冊中

與科題同者天擧以校儒僅識其字邀逐卷考之李旣製呈始披得題同者數編相似者亦多邀裁折寫呈一篇並矜觧額天擧大喜邀請歸曰吾優免軍役與及第何異李挽留之同入會試又用前法李見落郭登第天擧質朴不隱其跡每自言其本末官止奉常正

鬧痘門痘兒竹筐

靈光邑里有李生者鄉品也其子纔學語患痘役症且危殆一日兒忽蹶然起坐大呼其父姓名曰某来、、父怪而應之兒曰汝須負兒隨所指而往父曰痘病不可以風汝將安適兒大哭自爬其痘父惧而負之兒指痘門曰可

往這裡父不聽兒又哭父不得已到衙下兒欲入黃崖父叫之閽吏又攔之兒頓足大呼聲達于內太守詰之閽吏道其詳太守命聽其自入父負兒到崖級兒忽躍下大步入太守上座凡肱隱几而坐怒呼太守小字曰汝何無禮吾乃汝亡父自吾東遷之時病痛不能言家事未得盡囑泉怡之下遺恨雖處陽界之上會面無階近得度兒在邑下李生家幸因家通得成奇遇從此遊魂永謝塵意矣太守惝慌無措半信半疑兒曰如我不信嘗說家裡事狀以驗真偽因道世閥子孫田宅一動一事以證之果無差爽太守請罪兒曰汝妹零丁孤苦命道畸傳我每提以草處

負郭田十畝以充婚資因病猝劇有意未卒而汝妹一寒到骨衿惻轉甚汝家饒世業倉有豊廩而汲汲於妻子之計罔念同氣之至情此吾所以纏恨伯愁特來相戒也太守泣曰錫年不肖憂貽幽途當式悛而從兄分資葉兒曰李生之家雖無儲粟未辦供神飢餒且甚汝須周貧言訖而僵倒左右急救良久回甦則見叱叱而泣渾不記俄者動息也仍輿送于李生家且以米錢厚賚其夕兒病忽痊云

擅場屋秀才對策

李公曰路當時國名之士也長於駢儷之文眼高一世未

有許借者一日赴科圍因根損失侶棲遑於須臾板下有雨傘五六箇團成一隊燈字帷帳極其靚麗味妙肴廚濤根藉李乃披帷而入有一少年秀才隱几坐重氈上十數書生各持試卷環坐其旁皆聽秀才之口呼繕寫如飛秀才左酬右應略無難色李從旁竊觀則排叙中窾對耦精緻箇箇成警策矣李大驚曰此世為有此人請問姓名秀才頗厭一笑而已篇俱完秀才使一卒呈之卒良久復回卷已點矣秀才又給一卷曰弟又從呈卒又告見落秀才又呈一卷如是者凡五六遭丹墀日未斜矣秀才大笑而起曰幾篇佳作未被一選天也何容更呈也因携傘而

出李諱于從者乃知其爲北軒金公也

輸官租富民買兩班

杆城有一兩班賢而好讀書每郡守新到必親造其廬而禮之其家貧歲食官糴積至千石郡守則知其貧無以爲償不之督爲一日觀察使巡到于此閱糴簿大怒曰何許班民乃乏軍餉命囚而嚴督之郡守意甚哀之而亦無奈何兩班日夜號泣計無所出其妻罵之曰平生好讀書無益縣官租咄咄兩班咄咄兩班不直一錢其里之富人私相議曰兩班雖貧常尊榮我雖富常卑賤見兩班則跼蹐屛營俯匐拜庭曳鼻膝行我常如此其僇辱今兩班貧不能

償糴方大窘其勢誠不能保其兩班我且買而有之遂踵門而請償其糴兩班大喜而許之於是富人立輸其糴於官郡守大驚異之自往勞于兩班且問償糴狀其兩班氊笠短衣伏道謁曰稱小人郡守大驚下扶曰何自貶辱如是乎兩班益恐懼頓首俯伏曰惶悚小人非敢自辱已鬻其兩班以償糴里之富人乃兩班也小人復安敢冒其舊號乎郡守歎曰君子也富人也兩班哉富人也富而不吝義也急人之難仁也惡卑而慕尊智也此真兩班雖私相交易而不立券訟之端也我與汝約郡人而證之立券而信之郡守當自署之於是歸府悉召郡中之士族及農商工

貰懇至于庭富人坐鄕所之右兩班立公兄之下乃爲立券
曰某年月日爲明文事段亦賣兩班爲償官穀其直千斛
維厥兩班名謂多端讀書曰士從宦曰士夫有德爲君子
武階列西文階序東是爲兩班絶棄鄙事希古尙志目視
鼻端會踵支尻東萊博議誦如氷瓠古文真寶細寫如荏
忍饑耐寒口不說貧長揖喚奴緩步曳履手毋執錢不問
米価暑無跣足飯毋徒髻忿無搏妻怒毋踢器病毋招巫
祭毋齋僧毋屠牛毋賭錢凡此百行有違兩班持此文記
卞正于官城主杆城郡守押座首別監證署通引踏印戶
長讀畢富人悵然久之曰兩班只此而已耶吾聞兩班如

神仙審如是太乾沒願改爲可利於己乃改作券曰維天生民其民維四、民之中最貴者士稱以兩班利其大矣不耕不商粗涉文史大決文科小成進士文科紅牌不過二尺百物具備維錢之橐進士三十乃筮初仕猶爲名蔭善事雄南耳白傘風腹皤鈴諾室弭冶妓庭訓鳴鶴窮士居鄉猶能武斷先耕隣牛借耘里氓孰敢慢我灰灌汝鼻暈髻汰鬢無敢怨咨富人奉券而吐舌曰已之、、孟浪哉將使我爲盜耶掉頭而去終身不敢復言兩班事

逢奇緣貧士得二娘

古有一上舍生家在東小門外家計至貧蔬糲不繼日請

太學茶朝夕食堂以其餘輒歸遺細君日以為常一日乘昏袖飯而歸中路遇一美女隨後而來生顧謂曰何許女子隨我而來乎女曰欲與君偕往以奉箕帚生曰吾家窶甚一妻尚患啼飢況可畜妾乎娘若從我無作翳桑之鬼慎勿生意女曰死生有命貧富在天否極則泰來時至則風送釣渭呂叟八旬載西伯之後車與那蘇季一朝佩六國之相印豈可以一時窮困自斷其平生乎麾之不去跟到其家生不得已留置與之同裯翌日女以所持錢備買粮沽柴以供朝晡明日又如此自是夫婦能免飢餓錢盡則女又得錢度了四五朔女謂生曰此地太窮僻不可居

生入處城內未知如何生曰無處可往奈何女曰如欲入
城何患無家一日蒼頭七八人持二轎二馬青衣一小童
牽一驢而至女開籠出男女新衣服一件納于女君一件
自着之一件使生着之妻妾各乘一轎生騎驢陪後須臾
至一宅妻妾直入內舍生彷徨外庭軒宇宏傑花卉森列
俄而小奚延生入內妻在內房妾在越房日用器皿無不
畢具在前奴僕足於使令生曰是誰之家女笑曰看你何
須問主居之者即主人也自此衣食裕足居處廣大屋中
之陳面復光江南之富翁不羨矣時有李同知稱辦者往
往來見其妾而云是近族此外無他來往者矣一日女謂

生曰即君又欲得一美妾乎生驚曰吾與娘相逢之後賴娘之力一身安富萬事皆足豈有遑留之意乎女曰非我求童歲〻〻求我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遂力勸之生曰第與內子相議處之妻曰如此之妾雖富十人顧何妨也生諾之一夕有十六年婦人乘月步來二叉鬟前導容色絶佳擧止端潔滿帶羞澁之態決非常賤之流生一見驚喜遂成雲雨之歡女曰此人即士族婦女也非妾之比也待之以齊體之禮可也生依其言敬待之三女同室閨門雍睦一日李同知者來謂生曰今日政眼君首擬郎矣生曰吾之姓名世無知者又無親知孰能擧擬傳者妄也

李曰吾目擊政眼君之姓名吾豈不知而已陵隷持政丞叩問曰是某宅序生員見其姓名果不謬也心雖驚訝身即出仕其後節次推遷歷典州牧一日生謂女曰吾與娘同居已過數十年而今將老且死矣尙不知娘之來歷前雖秘諱今日叵詳言之女歔欷曰李同知即妾父也妾青年早寡不識陰陽之理父母憐之一日謂妾曰今夕汝須出門隨從衣冠男子之初逢者而事之妾顚倒而出與郎君先逢莫非天緣家舍之買賣產業之經紀皆妾父之指揮也彼女即今某宰相之女而亦合宮前寡婦也妾父與某宰相親切雖家間細瑣皆議之兩家俱有青孀心常矜惻

討論情懷一日妻父告以妻匿處之由某寧愀然良久曰吾亦有此意遂以其女病没傳訃舅家盡葬山下送適郎君向者初仕首擬之銓官亦某也生聞罷始歎其奇遇矣生與妻妾三人白首偕老多産子女屢享全城之奉多見膝下之榮云

汴園中舊妻援詐

内子胡亂松都商賈之妻有被擄者商賈失其妻號呼哀性聚銀入潘其妻爲馬將軍所畜商賈持銀盤問東人之隣居被擄者答云汝妻爲馬所絶愛萬無贖還之理汝徒死耳急歸其人憒不能然顧見其面其隣人曰深藏不出

此事至難但將軍每飲子夜水信其女夜半必令其女取水潛伏其園或見之是甚危道也其人不勝情夜往伏園中其妻夜半果至就執其手其妻無言即入去少焉復出以小包授之曰我雖無狀失身胡虜然有一端心情人既愛我以至於此心豈超然、萬無脫身之路若欲歸則禍必及君須持此歸國買妾當得勝我者千萬保重故國勿遲恐有追騎急往炊飯伏於村舍可喫三日者齎往仍手指越邊山程曰彼程有石窟潛伏其處三日而去出則可以免矣商賈如其言急、炊飯往伏石窟中矣翌朝其妻自經於園中所分之處馬大驚以為朝鮮人未發卒搜索

三日乃止其人始出來云

尋古墓牧隱現夢

李監司恭潤即牧隱小子提學種學之裔也少時夢一老人自言我乃汝之牧隱先祖也常愛小子種學今子孫失其墓樵牧不禁吾甚傷之汝是種學之裔須求訪其墓可也李公夢中不覺拜手致敬曰雖欲求之其道何由老人曰汝求吾文可知遂驚覺怳然莫知其所謂考諸牧隱文集亦無可徵每逢嶺南人輒問牧隱追文有士人言嶺南某邑人家有若干遺文云而無緣取覽適出為公山縣監委送人求來詳閱其中提學公墓表云在兒山地其里始

信其夢之不虛還朝之後以玉堂言事坐罷乘閑丞往見山彷徨境内村閭茫然無涯暮宿一村盤問其主人曰此近地亦或有古塚流傳古宰相墳墓形址者否其人曰昔家後麓亦曾有古塚公遂留宿採問于村氓其墓初有表石以陰記中多録墓田所在故村人拔而埋之盜其田云遂訪其埋處掘出於墓前尋丈下水田中字畫宛然可考遂置墓奴而守修其香火

洪斯文東岳遊別界

洪濮牙山大同村人也嘗遊金剛山於外山遇一僧獨行甚忙問其所向答曰所居甚遠矣洪欲從之僧曰此非脚

力甚捷不能至也洪圓請僧上下看良久曰是行矣遂與
同行從澗路升降不知爲幾里有一峻嶺抵一沙峰下僧
曰此沙軟甚移足稍後則沒至膝退學我運步數、可免
此患生從膝隨僧行至上頭路繞山腰至一處路斜下臨
絕壁怕然神悸對崖相距可丈許僧超然跳過無難也生
無訣從之僧於其半崖懸身仰卧令生躍過投於其懷中
生依其言一跳僧便捉住遂從此進盤回崎嶇到一處即一
別界也景物奇絕田疇肥沃有人居數十家皆僧徒也豊
屋相接泉石回西而滿澗皆梨樹家、積梨人、殷實以
生外客能至甚貴愛互相延去備饌供饋可一月餘生欲

歸將尋舊路則可來不可去僧曰此自有路可出即編藁作兩薦導出洞行數里涉一峻嶺其下即一盤石側臥淨滑不見其所極僧將一薦與生而自將其一各負於背臥於盤石上動搖流下良久始下至地前有一峰雪色嵯峨峰上有圓石其上有對峙如兩角者僧曰生員欲見奇事否即上走峯頭將一石子叩其如角者久之如角者漸屈攫折俄而縮入復叩其一屈縮又如前者生問此何物僧曰此為大螺俗名鼓角者在高山絕頂上我國取作軍吹器云自此幾行三十里出於高城地僧曰此洞名梨花洞花開時滿洞異朗如雪朝云

成虛白南路遇仙客

成虛白俱嘗往玉署受由南歸其還也適炎夏時傍溪有樹蔭甚美下馬憩焉忽有一客騎驢而至一小童執鞭而隨之客下驢亦就樹蔭息之成與語良久覺飢將命食物客亦命小童取來一柳盒〻開有一小兒蒸之爛熟小童又進一瓢有酒若血色且滿盈又泛數花草客分裂兒肢體擧而啖之若啖果虛白大駭問此何物客曰靈藥也虛白嚬蹙睨視不敢直視客忽以一肢勸虛白食虛白曰如此之物素不能食客又擧瓢曰此則可飮否又辭如前客笑而引飮盡取草細嚼以兒餘者與小童〻〻坐林下食

之坐處稍閒盧白托以便問童曰汝主人何人而住在何
處童曰不知也盧白曰豈有奴不知主者荅曰吾隨行已
數百年尚不知爲誰某也盧白益驚固問之童曰疑是純
陽曰俄者所食何物也曰千歲童參也酒中草何名曰靈
芝也盧白驚悔就拜客前曰俗眼矇昧不識大仙之降臨
禮節頗簡死罪死罪然今茲之奉綿亦非偶童參靈芝猶
可得嘗否客笑謂童曰俄物尚有存者乎童曰纔已盡食
矣盧白刻心懊恨而莫如之何客起揖將行童問所向客
曰今向謹川時日已西矣漢緊束馬腹客驢瘦小而行亦
不甚駛轉眼之間已杳然矣盧白從馬追之後踰一嶺之

不見矣